

## 四、美國大選後的美中臺關係發展觀察

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張登及主稿

- 川普團隊受疫情影響未能扭轉民調突圍，選後在包括制裁中國等重要議題創造「政策遺產」，「沒有川普的川普主義」格局逐漸成形，將對拜登造成制約。
- 北京進行新一輪外交攻勢，積極籠絡區域重要行為者，並釋放「競合重疊」的訊號。
- 美中臺三邊不對稱關係使北京實施「遠交近攻」、「選擇性施壓」。拜登團隊或秉持「再平衡」方略制約中國，美中關係的壓力模式雖有改變，力度大致不變。

### （一）疫情下川普未能在大選突圍，社會對立仍凝重

美國大選在 11 月 3 日投票後，選舉結果雖然暫時定格於民主黨人拜登（Joseph R. Biden）以選舉人票 306 票領先現任總統川普（Donald Trump）的 232 票，且至 11 月底時，川普已同意白宮行政團隊與拜登團隊接洽交接事宜，並開革部分主張過激、控訴欠缺實證的律師團成員，但川普總統尚未正式承認敗選，各州選舉人團尚須在 12 月 14 日形式上投下選票。有媒體報導共和黨方面似仍考慮「失信選舉人」（faithless electors）策略，不過各方認為此法成本過高，發生可能性極低（紐約時報，2020.11.13）。

但是造成川普未能突圍的新冠疫情（Covid-19）第二波仍在歐美延燒，選務糾紛期間若干「戰場州」（battleground states）聚眾抗爭以及後來的感恩節活動，加上川普任期末端利用參院多數強行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巴蕾特（Amy Barnett）在紐約州管制教會聚眾案行使否決（即以 5：4 推翻紐約州政府決定，The Independent，2020.11.27），顯示美國社會對防疫措施仍欠缺共識。目前美國疫情已再創全球新高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11 月 29 日統計，全球確診 6,100 萬例，美國佔近 1,300 萬例，加上印度的 940 萬例，兩國總計已佔全球病例 36%（WHO Dashboard, Nov. 29, 2020），美國每日因疫病故人數仍在 1,200 人以上，雖多家疫苗公司初傳喜訊，亦遠水難救近火。

選後民調也透露，民主與共和兩黨選民對國家優先問題態度南轅北轍（USA Today，2020.11.7），儘管川普民選票落後拜登約 6,00 萬票，但拜登即便明年能順利就職，「沒有川普的川普主義」已經成形，其以防疫、氣候、多邊合作為基調的政策能否實施，尚在未定之天（天下雜誌，2020.11.6）。

## （二）美中關係嚴峻，北京靜觀其變

川普未能維持疫前領先，疫情自是首要因素。其團隊 2 月底前仍頗具自信，3 月疫情暴增後（3 月中起每日死亡數超過 50 人），共和黨已確立「民主黨等於社會主義」與「拜登親中」的綱領（中國時報，2020.3.20）。此一戰法依靠經濟強健、市場暢旺，與入秋後疫情回穩，但只有股市在「量化寬鬆」下維持繁榮，選情未能出現交叉。加上北京在 6 月底推出廣受各國爭議的「香港國安法」，美國繼續對中資乃至孔子學院、留學生祭出連串制裁，並提供前所未有單年內高額對臺軍售、加強對中國大陸沿岸抵近偵察，以反制北京軍機頻頻擾臺，施壓臺美高官互訪交流；其趨勢甚至到選後更強化。此外，國務卿龐佩奧（Mike Pompeo）大動作訪問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佔領區，伊朗核工業專家 11 月底在德黑蘭被炸死，顯示川普團隊亟欲使拜登無法扭轉其政治遺產。

美國對中不僅親自施壓，亦努力要求北約與印太伙伴國家共同反制中國崛起，其領域不僅包括貿易、科技、軍事與地緣政治，亦擴及文化教育與衛生領域。惟川普團隊對待不利「美國第一」的國際制度，不惜採取「退群」的特殊手段，中共近年的強勢引起包含歐盟與東協等的警惕，限制華為 5G 等倡議亦逐漸得到部分歐洲國家與日本響應，但即便是「四方安全對話」（QUAD）這一「印太戰略」最重要的機制，日印澳三國開始相互締結軍事交流便利相關協定，但與川普團隊部分人士期待的「戰略清晰」，仍有所差距（東森雲論，2020.10.14）；至於越南、印尼、韓國、新加坡等區域內地位重要國家，雖接待龐佩歐或其他高官來訪，但仍按期促成 RCEP 完成締約。

此外，習近平與外長王毅在美國選後積極透過包括上合、金磚、ASEAN、G20 利雅德峰會等系列視訊、出訪日韓，進行新一輪外交攻勢，其推廣防疫「健康共同體」、反保護主義倡議，均為或明或暗

批判美國。然而中共官媒等雖全力批美，卻主要瞄準龐佩奧，不點名川普總統本人，顯示北京施壓有其選擇性。其打擊力道對臺北與坎培拉相對較大，但對日、韓等仍力圖爭取緩和關係；因之域內國家亦多半保持避險姿態（Foreign Affairs, May / June 2020）。

### （三）美中臺三邊不對稱，臺灣面臨壓力仍大

美中戰略性競爭其實並非始自川普 2018 年開始的貿易戰，在歐巴馬（Barrack Obama）第一任期中期，美中關係即已惡化。當時的民主黨政權推出的「轉向亞洲」（Pivot to Asia）與再平衡（rebalancing），就已經是美國從中東、東歐收縮，轉向亞太制衡中國的安排。與川普團隊較為輕忽的普世價值相比，希拉蕊等人領導的國務院團隊，尤其令中俄芒刺在背。近期歐巴馬出版回憶錄「應許之地」（A Promised Land），提及「中國」90 餘次，甚至坦承中共是美國立國以來「最大挑戰」，窮盡常規方法之外，其亦考慮過全面「脫鉤」。由此觀之，未來團隊不乏歐巴馬時代謀士的拜登內閣，對中亦將持續強硬交涉的政策。惟歐巴馬亦不諱言，國內的嚴重分裂，將是施政的重大挑戰（法國廣播電台中文網，2020.11.12）。

而美中臺三角關係當前的特徵主要有三：（1）權力結構不對稱，美中為第一、第二大經濟體與軍費支出國；（2）臺美友好而兩岸、美中關係相當緊張，成為學界研究三角的「結婚 vs 孤雛」構造；（3）兩岸地理距離極為接近，臺美距離遙遠，美方需藉助區域盟國方能強化應急支援（中國大陸概論，2020 年，頁 372-373）；也因此雖然臺美強化關係，中共確實缺乏反制美國的工具，甚至習近平延遲到 11 月底才向拜登致賀，目的不外乎避免直接激怒難以預測的川普。但中共卻不太在乎臺美軍售與日益公開的官方交流，直接施壓臺灣的手法與力道都逐次加強。加上其對日韓、東協籠絡，頗有「遠交近攻」之意。

### （四）結論

綜結言之，在川普刻意佈局的強大政治遺產與美國社會分裂的壓力下，拜登團隊將秉持 2010 年來的「再平衡」方略制約中國，美中關係的壓力模式雖有改變，力度大致不變。北京方面雖小心翼翼地致

賀拜登、賀錦麗當選，並由「全國人大」外事委員會副主任、前副外長傅瑩在紐約時報釋放「競合並重」的訊號，但否能進一步降低 2020 年中美 40 年來最緊張的對峙，只能說有機會，但效果實有待觀察。